

清朝秘史（三）

(民国) 陆士谔 著

第七十一回 恶风潮儒臣遭厄运 申军法名士进良言

话说总管太监报祸事，文宗忙问：“你这消息，从哪里得来的？”总管道：“奴才的侄儿，跟随僧王爷出兵，写信回家，说僧王爷接着胜保咨文，才到赵北口地方，长毛已经打破深州，攻陷献县，闯入交河，从泊头渡河而东，攻下沧州，现在贼兵已临天津城下。”文宗随命取过封奏匣儿，揭掉盖，里面满满的一匣黄纸封儿，都是京内外大小臣工的奏折。文宗用小金刀拆开，一一瞧阅，阅到参赞大臣科尔沁郡王湍多巴图鲁僧格林沁一折，所讲的话，果然与总管所报，一般无二。文宗道：“天津要是有了什么，京师也难保了。”

说罢，忧形于色。那拉贵人婉言警解，圣心终是郁郁。

从此警报迭来，静海县失守，杨柳青、独流镇相继沦陷。

胜保督兵往攻，打了个大败仗，副都统佟鉴、天津县知县谢子澄，都殉了难。南边军务，安徽、北，尽都吃紧。新授皖抚江忠源，是南中名将，庐州失守，也被太平军害掉了性命。两湖总督吴文镞，又在黄州殉难，只有给事中袁甲三在临津关征剿捻国，总算得着个胜仗。文宗临朝而叹，向廷臣道：“南中各军，只剩曾国藩一支兵了。这一支兵，要再有个好歹，大事从此去了。”大学士祁俊藻奏道：“曾国藩这一支兵，怕也不见得靠得住呢。”文宗道：“怎见他靠不住？”祁俊藻道：“前番皇上降旨，叫他赶办船只，驶入大江，与江中源水陆夹击，他偏要等候船只造成、洋炮解到，又要设立水路粮台等许多周折事情。皇上责问了他，他又上章图谋脱卸，这种人哪里像是忠公体国的大臣？”文宗道：“论到在籍人员，能够这么出力，已属可嘉。各省在籍人员，都能够像他，逆贼也不会这么猖獗了。”祁俊藻撞了一鼻子灰，站在旁边，一声儿不言语，文宗随令军机拟旨，催曾国藩迅速南下。一时拟就，文宗亲提御笔改了几句，立即颁发出去。

却说曾国藩在衡州，创办水师，刻意经营，精心擘划，遇着广东员弁，与长年三老会得行船的，博访周咨，不知更过几许图样，变过几回制度，才

造成三种战船，大号战船，名叫快蟹，船上桨工二十八名，橹工八名，炮手三名，舱长一名，头工两名，舵工一名，副舵两名。中号战船名叫长龙，船上桨工十六名，橹工四名，炮手三名，舱长一名，头工两名，舵工一名，副舵两名。小号战船，名叫三板，船上桨工十名，炮手三名，舱长一名，头工两名，舵工一名，副舵两名。水师营制，每一营一艘快蟹，十号长龙，十号三板。快蟹为营官座船，长龙为正哨，三板为副哨。练成水师五千人，水师各将，成名标、诸殿元、杨载福、彭玉麟、邹汉章、龙献琛，都是一时俊杰，特派褚汝航为大总统。又练陆师五千人，派周凤山、储玖躬、林源思、邹世琦、邹寿璋、杨名声、曾国葆等，分营统率，特派塔齐布为先锋。国藩总辖水陆兵马，特设八所，委派干员，分科办事。八所是文案所、内银钱所、外银钱所、军机所、火器所、侦探所、发审所、采编所，整齐画一，布置得十分严密。这日廷寄到营，国藩谨敬开读：

上谕此时惟曾国藩统带炮船兵勇迅速顺流而下，直抵武昌，可以扼贼之吭，此举关系南北大局，甚为紧要。该侍郎应能深悉缓急情形，兼程赴援。钦此。

国藩会集诸将道：“朝旨敦迫，我军不能再缓了。”众将齐称愿与逆贼拚一死战。国藩大喜，传令水陆兵马，悉从衡州起程，到湘潭聚齐。此令一下，人人奋勇，个个争先，大有灭此朝食的气概。当下点齐快蟹四十号，长龙五

十号，三板一百五十号，雇用民船一百数十号，装载辎重，计米一万二千石、煤一万二千石、盐四万斤、油三万斤、炮五百尊、军械数千件、火药二十余万斤，其余应需之器物，应用之工匠，无不相随并走。拖罟一号，以为主帅坐船，水陆兵弁夫役，共计一万七千余人。鸣鼓掌号，一齐出发。帆樯林立，羽葆锈陈。冲开波浪千重，耀出旌旗一色。吕子明白衣摇橹，城郭潜窥；周公瑾赤壁鏖兵，舳舻迅扫。满期下濂乘船，破浪而荆、湘奏凯，不让凌烟画阁，策勋而襄、鄂称先。时咸丰四年，正月日也。不料地方劫运未终，粤贼恶贯未满，狂澜莫挽，弱水难浮。这里方击楫渡江，那边已投鞭断水。原来水师船只，驶到岳州湖畔，忽然北风大作，白浪滔天，波涛汹涌，抛锚收帆，哪里收得住，战舰粮船，互相碰撞，兵弁水手，被浪打入水中的，盈千累百，呼噪的声音，宛如天崩地陷，岳撼山摇，各将弁目骇心惊，都唬成傻子一般。国藩急令收港，等到风平浪静，检点船只，漂沉二十四号，撞损数十号，溺毙勇丁，八九百名。国藩叹道：“两年心血，初次出发，就遭这么的大挫折，办事真不易容。”

这几条战船，造它时光，凡材料之坚脆，制度之广狭，帆樯楼橹之位，火器之用，营阵之式，下至米盐细事，哪一件不是我躬身验察，费尽心机，变尽方法，谁料一朝儿就丧掉这许多，可叹可叹！”

忽见一个晶顶军弁，进来回道：“王哨官禀告军情大事，在外候传。”国

藩道：“传他进来。”军弁应着，引王哨官进舱，打千儿见礼，回道：“陆师王统领，带领湘勇，才抵羊楼司地方，就与长毛碰着了。”国藩道：“王璞山是吾乡杰士，碰见长毛开仗，胜负如何？”王哨官道：“这一回王统领没有开仗，瞧见长毛旗号，他部下的兵勇，发一声喊，竟全部走了。王统领一个儿没法子，只得退回岳州来。”国藩道：“王璞山不战而溃，这是什么缘故？”王哨官道：“王统领退回来不打紧，不料后面长毛，乘势追赶，直杀到岳州城下。城外营盘兵勇，尽都逃散，五夫人与邹统领、杨统领都退入城中。现在长毛把岳州城池，四面围困，攻打甚急。”国藩惊道：“不料舍弟国葆，竟这么不济事。邹寿璋、杨名声，他两个平日何等自负，临敌仓惶，竟至一逃完结。这回事，怪去怪来，都是王璞山一个儿不是。”随令王哨官回船听差，一面与幕府谋士，商议援救岳州之策。众谋士道：“王鑫赋性左强，我等早知他要债事。他所部湘勇，营制步伍，并不按照这里规矩，立异标奇，很有独树一帜的气概。大凡做统将的，骄傲两个字，是不能犯的，他此番的挫败，正坐骄傲太过之病。”国藩道：“事已如此，诸君怪他也没用。咱们想一个法子，总要救出岳州城里的人才好。”众谋士道：“为今之计，除了急调炮船，开赴岳州，可就没有别的法子了。”国藩道：“事到临头，也只好这么办。”随升坐水帐，发下军令，调派快蟹、长龙、三板各船，昼夜兼程，开赴岳州，登岸击敌，只三天功夫，围城里的逃兵败将，果然齐伙儿救了出来。

国藩随即具奏陈岳州陆师败溃、水师遇风坏船情形，自请交部治罪。这

一道折奏，刚才拜发，就接到崇通官军两道捷报，一道是胡林翼在上塔市地方，大破太平军。这胡林翼，表字咏芝，是益州人，原是个贵州候补道，应前任总督吴文镕之调，带领练勇六百，由黔赴鄂，军抵金口，就得着吴督阵亡、敌舟上犯的警信，林翼进退两难。正这当儿，接到曾国藩公文，飭令回军会剿岳州之敌，并许饷糈、军械，悉由湖南支給。林翼大喜，随率本部，退往上游，谒见曾国藩，抵掌谈兵，个中机要，国藩很是钦佩。林翼道：“吴公督师黄州，其实是失策。

眼前贼势这么猖獗，水师又没有练成，照职道下见，南北两省，只宜坚守省会，必俟水师办成，再图洗剿。”国藩击节道：“这话说着了，鄙意何尝不如是，吴公也何尝不知道。怎奈事机不巧，鄂抚崇纶挟有意见，密劾吴公闭城株守，奉旨切责，吴公不得已才出外督师的。我这里还有吴公的复信呢。”说着取出，递给林翼，只见上面写的是：

吾意坚守，待君东下，自是正办。今为人所逼，以一死报国，无复他望。君所练水陆各军，必俟稍有把握，而后可以出而应敌，不可以吾故率尔东下。东南大局，恃君一人，务以持重为意，恐此后无有继者，吾与君所处固不同也。林翼瞧毕，不禁洒出几滴英雄泪来，叹道“吴公尽忠，却被崇焕抚院断送了性命也。”国藩道：“皇上圣明，惜左右大臣不懂军务，常常蒙蔽为可恨耳。蚊虻负山，精卫填海，你我做臣子的只要蓄着这个志，耐辛耐苦做将去，

不怕不做成功。本朝德泽在民，我看长毛决不会长久的。”

当下国藩就把胡林翼在楚剿讨，暂未能赴鄂的缘由，具折申奏明白。谁料这一道折奏，未到北京，严切的上谕，已经降下：

本日据青麟奏称，探闻曾国藩带勇，已距金口百有余里，贵州道胡林翼随同前来，现复退往上游。贼船飘忽上窜，急须出其不意，顺流轰击。该侍郎炮船早入楚北，胡林翼何以退守？着曾国藩饬知该道，迅速前进，无稍迟延。钦此。国藩把上谕给与林翼瞧看，林翼道：“旨意严切，职道可不能留待我公了。”国藩道：“不要紧，我当专折保留你。”恰接军报，说长毛由兴国上窜，打破崇阳、通城两座城池。国藩惊道：“崇、通两邑，素多土匪，长毛与土匪联合了，事情就坏了。”随向林翼道：“此任非君不可。君可率领黔勇，由平江往剿，我再调平江知县林源恩接应你。两匪联合，势必大炽，事不宜迟，快去快去。”林翼见说，督率本部，当夜就拔队，开赴崇、通而去。国藩具折陈明，并称胡林翼之才，胜臣十倍，将来可倚以办贼。折到北京，上头自然无甚话说。林翼到了通城，与太平军开过几仗，互有胜负，专弁来营，求请援兵。国藩就派先锋塔齐布带同骁将周凤山率兵三营，星驰往救，这都是水师未遭风灾前的事情。林翼有了救应，军心大壮。初六日，在上塔市地方，与太平军开仗，前麾所指，神鬼效灵，列阵齐呼，风云变色，如尚父之战牧野；烈著鹰扬，比黄帝之战阪泉，威伸夔鼓。竟然得了个全胜。

塔齐布在沙坪地方，也得着个大胜仗，先后差员报捷。当下国藩接到捷报，向众谋士道：“我之初计，原要陆路进军，从崇、通着手，以次扫荡，进援武昌。自己统率水师，顺流东下，水陆夹击，江面不难一举肃清，不意事机变幻，竟至如此。”

说着警报又至，报称贼船连檣上甯，省城异常紧急。国藩忙下公文，飞调胡林翼、塔齐布回省防守，又命林源恩率兵扼守，防贼南甯。聚马援殿前之米，推张华局上之枰，帷幄运筹，自谓谋无遗策。不意强中更有强中手，太平军行军颺忽，早于此时舟师踞靖港，陆师扰宁乡，打破湘潭县城，并分股至朱亭、渌口、朱洲一带，把大河宿河里的民船，悉数掳掠。再到湘乡，把涟江里的船也掳了来，合计共有八九百号，结联成一大座木城。又在湘潭城外，掘濠筑垒，扎下五座大营，声势很是厉害。警信传到曾营，国藩焦灼道：“贼人这么骠悍，胡、塔调到，怕也难于取胜呢。”众谋士都来劝解。国藩道：“诸君不知，打仗全靠不怕死。现在军营兵勇，没一个耐战的，岳州一仗，交手不道一个时辰，就纷纷奔退，照这样子弄下去，江面如何会肃清？众营官又都不肯听我的话，即如扎盘一桩事，要算教戒的了。叫他们筑墙，总要筑到八尺高，三尺厚，掘濠总要掘到八尺阔，六尺深，墙门总要有内濠一道，墙外总要有外濠两道，濠里头总要密钉竹签，说得唇焦舌敝，谁依了呢？要治他们军法，我那兄弟先梗令，叫我还治谁？就是营制，我编定是五百人为一营，每营分为四哨，每哨分为八队，火器、刀矛，各居其半。别个

都依从，王璞山偏要自作聪明，独标新异。这般的兵，这般的将，就叫孙武、吴起统率着，也难取胜，何况是我？”众谋士听了，都没有话讲。

见一人开言道：“都是主帅过于仁慈的缘故，办军务原与家务不同，不能推情讲义。《尉繚子》上说吴起跟秦军开仗，不曾交手，一兵恃勇直前，斩获双首而返，吴起命缚出斩首。军吏道：‘这是材士。’吴起道：‘果然材士，非吾令虽材必斩。’《魏志》载邓艾遣儿子忠，与诸葛瞻战不利，艾叱将把忠斩掉，忠驰还更战，大破蜀军。照此看来，湘军不竞，都是主帅过于仁慈的原故。”众谋士见此人发言戆直，都吃一惊，霎时间舱中数十双眼睛的目光，都注集在这发言的一个儿身上。原来此人姓彭，名玉麟，字雪琴，衡阳查江人氏。他的老子，是个良善人，做过几任巡检，手里毫无积蓄，粗遗田亩，又都被亲族干没了去，玉麟境况，很是困苦。父没，他母亲向他、并他的兄弟麟玉道：“族豪伺隙侵辱，此乡不可久居矣。

你们都是男子，可以远出避祸，望你兄弟两个，努力自立，替你老子争一口儿气。”说罢泣下。此时玉麟已经十六岁了，没奈何只得到城里头，借窗读书，考书院，谋膏火，苟延着日子。怎奈书院膏火，是靠不住的东西，有时得着，有时不得着。天无绝人之路，忽听到协台衙门招考营书，玉麟大喜，投名往考，居然考取了。照例得补马兵，月有饷银到手，书院膏火，协标月饷，除了自己食用外，每月倒还余钱三四吊。于是迎母到城，怡然相聚。

此时衡州知府某，素有知人之誉，一日诣协署商议公事，瞥见案头文书稿，字体奇秀，询问协台，协台道：“是营书彭玉麟写的。”堂府道：“此人当大贵，且有功名，请来一见。”协台随召彭玉麟进来，知府一见大悦道：“暇时可常到我衙门里来谈谈。”玉麟遂执贽拜知府为师，知府亲自课他文艺，纯摘庇谬，不少假借，然而奖辞评语，辄有“他日柱石名臣”的美誉。等到府考，众人道：“他定然总是案首。”不意放出案来，竟在第十。越日，县令告诉地道：“太守因君名位未可限量，不欲其速化也。”这一科应试学院。竟遭黜掉。

明年学使陈坛，按临衡郡，见了玉麟文章，大加称赏，许为国土，取为附学生员。协台于是留他在署，充当教读。道光末年，新宁愚民李沅发，为亡命瑶民所协，头乱破城，省吏发兵征剿，檄调衡州协标前往赴敌。玉麟短衣草鞋，荷枪从行。协台见了道：“彭公为甚不骑马？”玉麟道：“方往杀贼，安敢自逸。”协台闻言悚然，荐之于谷镇台，营里一切事情都同他商量。贼平，申详督院，督院瞧见衔名，列着生员，只道是武生，遂把他拔补临武营外委，赏给蓝翎。镇台要替他声叙，更请保将训导。玉麟道：“年幼学浅，不堪入师，来日方长，正当效力，眼前能够凯旋侍母，为幸多矣。”回到衡阳，清泉富翁杨子春，在耒阳开着一片当铺，因为年荒民乱，地方不很安靖，要聘一个文武兼备的人，前往经理，有人把玉麟荐给他。子春大喜，就请玉麟到耒阳，经理店务，玉麟慨然允诺。到了那里，见典物的人，纷至踏来，

十分拥挤，心下奇怪。询问朝奏，朝奏道：“岁荒民贫，所以典物的人多，赎当的人少。”玉麟道：“当此凶年，不行赈济，倒去剥克贫民，子春豪士，当不出此。既然委了我来，少不得替他整顿整顿。”随命朝奉，凡来典东西的人，应典几多，就给他几多，不必收他东西，更不必给与票券。这一班人大半是无告穷民，很堪怜悯的。”朝奉道：“东家查问起来，咱们可都赔偿不起。”玉麟道：“不与你们相干，有事我一个儿担当是了。”朝奉无奈，只得照办。

经这么一办，典东西的人，更是人山人海，五六个朝奉，简直应接不暇。不过五七天功夫，一片很宏畅的当铺，早已弄光完结。有人报知子春，子春道：“完了就算了，彭雪琴是贫士，就是问他要，也不见有钱还给我。”后来未阳土匪蠢动，四出劫掠子春这片典铺，独独免掠玉麟，遂得封锁各物，还报子春。曾国藩奉旨办团，征求奇士，衡阳常豫把玉麟荐给国藩，说他有胆略，可以倚任，一面叫他到曾营谒见。玉麟此时居着母丧，不肯出来任事。国藩闻之，愈益敬重，修函玉麟道：“乡里藉藉，父子且不相保，能长守兆墓乎？”玉麟感奋，投袂而起，遂入曾营，佐理军务。国藩大治水师，船分三等，编作十营，命玉麟为营官，统辖一营。其余九营，都是总把武员与新进人员，遇事不敢专达，都倚仗玉麟禀白。玉麟虽将一营，差不多水师全军，都是他一个儿统辖。所以玉麟虽是一员部将，倒常在主帅帐前仰首舒眉，论列是非，主帅也常常刮目相待。欲知彭玉麟说了这一番戆直话，国藩动怒与

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二回 长风破浪儒将请纛 烟雨满江元戎投水

话说国藩听了玉麟的话，笑问众谋士道：“非雪琴不能为此言，彭雪琴真是曾某良友。”众人见国藩毫无怒容，都很纳罕。当下国藩与众谋士计议战守方法，国藩道：“逆贼陆走宁乡，水断靖港，我派储石友往救，白送了他性命。现在湘潭又被贼踞，塔军又未调到，事机危迫，间不容发。大家想想，有甚法子，可以解救此急？”谋士陈士杰道：“这里上距湘潭，只有九十里，下距靖港，只有六十里。现值春水盛涨，北风时作，贼舟上下，瞬息可至，株守在此，殊属非计。”国藩道：

“我也知株守非计，现在朝旨敦迫，催我东下，你们看是如何？”

”陈士杰道：“湖南未靖，我公似尚未能东下。为今之计，宜悉兵援救湘潭，即或不利，衡永一带，还可以保得住，保住衡永，不难图谋再举。如果不顾根本，只图进取，一败俱死矣。”国藩道：“君言甚是，俟塔副将到了再商量。”士杰见国藩迟疑，知道一个儿争论无益，目视彭玉麟。玉麟会意，开言道：“湘潭之宜救，一言可决，何必商量？就是要知照塔副将，也

只速行一角公文去。”国藩召问水师各将，诸将都道：“我们都愿即日西上，与逆贼决一死战。”忽军弁送进一角公文，是塔营送来的，拆开瞧时，大旨称说“周凤山被贼人牵住在崇、通，一时恐不得抽身，塔齐布闻调即发，当从宁乡赶来，攻破湘潭，再回长沙，并请速派水师，到湘潭会剿。”于是国藩进剿之计始决，遂把十营水师，分为两队，叫彭玉麟、杨载福等督率六营，扬帆直上，攻打湘潭。国藩亲督四营，攻打靖港。彭、杨二将，欢跃回船，传令舵工、水手，收锚解缆，立刻开往上游杀敌。此令一下，炮船上放起号炮，三板居前，长龙、快蟹居后，扯起风篷，冲破突浪，飞一般驶将去，旌旗戈戟，密布如林。各船虽然行驶如飞，却衔头按尾，队伍层次，并无丝毫错乱。行不十里，天色已夜，玉麟因急于剿伐，不令收帆，炮船上点起灯火，映着满江星斗，翻腾上下，宛如万千金蛇，在水中战斗一般，寒气森森，杀机隐隐，逼得人不堪注视。

忽闻岸上枪炮轰击之声，震天动地。玉麟喜道：“塔齐布陆师到了。行师这么神速，塔公真是英雄。”随令舵工、水手加橹紧赶，赶了一程，遥望上游湘岸，旗幡隐隐，戈戟重重，数十里连檣并楫，似是敌舟，灯火掩映，照得天空江面，上下通红，旱寨连营，烟火不绝。湘军见了，都各心惊气夺。彭玉麟却面不改色，坐着三板小船，往来审度，大有志吞貔虎手杀蛟龙的气概。探了一回，忽地心有所得，随命回桨荡舵，拜会杨营官。这杨营官，名叫载福，是水师各将中出类拔群的人材，于风涛、沙线、驾驶、战斗各事，

颇有阅历。当时称到湘军水师，彭、杨二将是齐名的。当下玉麟见了载福，就问：“贼军虚实，君已知否？”载福道：“贼船环列如城，势颇不弱，跟他开仗，总先要设法，冲开他的水阵。岸上炮火轰天，塔副将谅已动手，不知胜负如何。要是塔副将得了手，贼军气夺，咱们这里就容易了。”玉麟笑道：“咱们开仗，要倚仗塔齐布时，水师将官，都变成酒囊饭袋了，丢脸不丢脸？咱们只讲咱们的，陆师胜负，且不必管他。”载福道：“这话不错，别尽长他人志气，减自己威风，咱们且想一个破贼的法子。”玉麟道：“贼势虚实，我已略知一二，破贼不难。但恐贼破后士卒自乱，仍旧被贼所乘呢。”载福道：“这为什么缘故？”玉麟道：“贼船虽多，都不是战舰，咱们船坚炮利，所以说破他不难。”

载福道：“这话是了。贼破后士卒怎么倒又自乱呢？”玉麟道：

“贼船里头，资货山积。我军士众，谁不眼红心羡？得胜之后，定然争相掳获，一贪掳怎么会不乱？贼人瞧见我军错乱，定然反旗袭击，到那时我军可就吃亏不浅。”载福佩服道：“老哥料敌如神，孙武、吴起，也不过如此。请问可有什么妙策，免掉这祸患呢？”玉麟道：“也没甚妙策，无非是用吾所长，藏吾所短。”载福道：“长呢，大家会用的，可以不必讲，这短倒不容易藏呢。大胜之后，众兵士要掳掠，禁之不可，听之不能，请问如何藏法？”玉麟道：“禁止兵士掳掠，自然是办不到的事，我看不如用火攻一

策。咱们把六营水师，分为三队，炮船冲入贼阵，就掷火药包，纵火焚烧，火一烧东西是不能掳了。贼军心乱，自然也没暇与我们对仗。你瞧这个法子，可行不可行？”杨载福拍手道：“妙计妙计！老哥怎么想的来？咱们准这么行是了。”于是约会其余四营官，并力进攻。

玉麟回到自己船上，就差军弁遍告部下：快蟹、长龙、三板二号战舰舱长、兵勇、水手人等，都各装舱实炮，张帆驾桨，号令一出，立刻遵行，倘有违误，即按军法。众兵弁得着此令，一个个擦掌磨拳，准备开仗。又令三板小船，满载着火药包，并力前驶，驶抵敌寨，但看主将举刀，立刻掷药纵火。玉麟自己并不乘坐快蟹、长龙，只站在一只三板上，手执利刀，下令道：“今晚不打掉长毛，誓不收队！”随令开船。顺风扬帆，溯江直上，船如箭发，冲开锦浪，劈破绿波，激得船头浪花，实沫相似。将抵太平军寨，忽见寨门启处，十多只巡哨小船，飞桨顺流而下。船梢上都插着太平天国旗号，船头上都站着红巾头目，一见官兵，就高声喝问：“何处妖兵，到来送死！”玉麟并不理睬，破浪直前。对船上开放洋枪，左弦那只三板的舱长，中弹跌倒，全船慌乱。舵工、水手才待转舵奔逃，玉麟早已看见，立派军弁把那舵工斩掉，全军震悚。于是冒弹直进，要时早抵太平军水寨。玉麟把刀一招，弁勇水手，争把火药乱掷上去，太平军寨一齐都着，火趁风威，风助火势，火焰障天，烧得满江通红。左右两队恰也攻到，也都纵了火，左右中三路一齐都着。太平军冒烟突火的奔逃，却被彭玉麟、杨载福督率弁勇发炮开枪，

不住手的轰击。官兵在暗地里，太平军在火光中，从暗击明，发无不中。周公瑾乌林纵火，杜慧度雉炬焚舟。这一场恶战，直杀到天明，太平军战船七百多号，差不多烧了个尽。人逢喜事精神爽，打了胜仗，倒全不见疲倦。率师上岸，恰值塔齐布前来接应，问起情形，才知塔军昨夜抵此，跟太平军开过五仗，连战连捷。第一仗，踏破太平军营三座，烧毁木城一座，阵斩太平军六百多人。第二仗，烧毁太平军营两座，阵斩太平军七百人。第三仗广东太平军拚命出战，仍被塔营将士，冲杀尽绝。第四、第五两仗，又都是全胜。先后五仗，共计杀太平军四千多名。自从太平军起事以来，这么大的挫折，还是头回儿经着呢。

当下塔齐布道：“皇上洪福，水陆两军，都得着大胜。现在城中贼势，已经穷蹙，再不敢在城外筑垒了。咱们只要乘势打破城子，剿灭此股，靖江以下、朱亭以上的贼子，都易办了。”玉麟道：“说起靖江，我倒想着事，湘乡是主帅家乡，怕贼子要分股去扰乱呢。”塔齐布道：“这倒不用忧虑，我早调一支兵到那里邀袭，贼人要是奔的去，恰恰投入网中。”玉麟喜道：“副戎布置得这么周密，此贼无能为矣。”塔齐布道：“我军连战连捷，贼人锐气已经大挫，这会子，水陆并进，不难一击而退。”彭玉麟深然此说。

正欲分队进兵，流星探马飞报军情，报称曾帅亲督水陆军队，攻剿靖江贼巢，两军接仗，才只半顿饭，陆勇纷纷奔溃，水勇也跟着奔窜，二千多人，

差不多逃了个光，船炮器械，悉数丢掉。就是没有出队的钓钩子、水手、役夫，也都弃船逃遁。曾帅气得要命的，投江两次，都被左右救起。现在曾帅移驻在妙高峰寺，只留少些陆勇护卫。”彭玉麟向塔齐布道：“曾帅新败，我们当并力血战，打破此贼，贼焰一张，我们可不得了呢。”于是分队进攻，人人拚命，个个争先，一以当百，十可当千。太平军抵敌不住，弃城逃遁。彭、塔两将收复了湘潭，专弁飞骑，到长沙报捷。

却说曾国藩大败回省，驻营南门外妙高峰寺，舆论大哗，都说他是百败将军。国藩闻之，愁然不乐，叹向众幕友道：“古人用兵，先明功罪，有功必赏，有罪必罚，功罪既明，赏罚斯当，故能所向有功，每战必克。现在时事艰难，吾以义声倡导乡人诸君从吾于危亡之地，非有所利也，故于法亦有所难施，两次致败，都由于此。”众幕友听了，尽都慨然。说着，军弁递进湘潭水陆大捷的公文，国藩阅过，喜道：“赖有此耳。”

于是连夜办折，奏保水陆立功人员，副将塔齐布、守备周凤山、同知褚汝航、知县夏銓、千总杨载福、文生彭玉麟、哨官张宏邦、训导江忠淑，都在里头。一面陈明靖江战败，水师半溃，实由臣调度乖方，请交部从重治罪。并请特派大臣，总统此军，臣未赴京之先，仍当力图补救。此折去后，不过半月开来，奉到两道谕旨。一道是：